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5
3



文庫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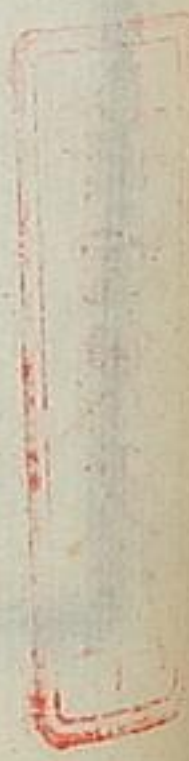
D 35

3



行進

人臣以進事君者則謂之進
 則職業皆舉而事無遺
 也是以君臣之間當有自然相須之義
 以謂之大倫若但利祿相市禍福相繼
 匡救有近慮而無遠圖則倫常之義本
 倚勢而卜功業審道德而定行事相避
 易而決期自道鮮者不矜小就勢難者
 不敢誇張至于自顧其學外觀其世
 見為可圖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盡
 忠



010190550619



讀書說卷四中

行道

明天門胡承諾著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則泰交日固以行道為職道行則職業皆舉唐虞五臣各舉一事皆參贊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間當有自然相須休戚一體之義所以謂之大倫若但利祿相市禍福相御有將順而無匡救有近慮而無遠圖則倫常之義亦微矣聖賢觀時勢而卜功業審道德而定行事相難易而決期會道尊者不屑小就勢難者不敢誇張至于自顧其學外觀其世見為可圖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盡忠補

讀書說四中

一



48-12433

過卽可稱職能執法不撓卽民不寃能彌縫省戶之
隙卽可靖遠方之難能造次不離仁義禮卽可自尊
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聖人之道而一身之
出處可以不計不治無益之言不爲私己之行惟以
蒼生爲心教化爲務卽可再造彝倫匡正皇極而當
大任矣雖不才智自名而能寢大兵息大役定大
難免萬人于死導迎天地之善氣亦有當于天心而
受累世福佑焉總之事上之道在乎無私使入之道
在乎無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也席寵
戴勢者不虛己盡下而堅持意見不樂聞過故察采
之間莫執其咎雖比肩同列然恐懼則氣奪疑惑則

志亂顧身家則多私因而依違首鼠徇顏避欲選悞
顧盼是以朝端之上事無大小皆不得其極致智無
深淺皆不得其實效或深刻之流傾陷之黨恥于言
之不從計之未遂致怨于人而必報之抱慙于前事
而欲以後事快其意或勢利之士用大臣則順大臣
用嬖幸則順嬖幸下至厮養伶優苟可緣以求進莫
不鞠躬頰首仰其鼻息其他循牒推遷者皆以簿書
期會斷獄聽訟爲行道濟時之略以搏擊攻訐譏訕
指擿爲言聽計從之遇若此者復不乏人要皆明主
之罪人也且羈旅之士一見卽合意者再三必生遲
疑故商鞅不以一見求合而設三術以送進乃其巧

于求合也疏遠之人再三請見則上人意指窺探漸
熟情款洽然後言其所能爲與其所欲爲是以無所
抵牾若鑿契之相須蓋不切之言用諸未同之時欲
進之說遲諸款洽之際此正說大人之捷術蘇張之
祕訣君子恥之而不屑也然爲人主者各有一時之
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見棄于曲
朝亦或受擯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間誠信未協雖有
仁義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計見疑朴拙取信者
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論也更有前此小人進身
之術後起小人承而用之卽得禍敗此亦不可以常
理論也若董仲舒者純正開廓之儒也當漢興八十

載之時賈生不可復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
暢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猶以宰相所擠左
宦王國遇合之難若此在他人或自貶求售曰吾以
行道而仲舒兩事驕王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
邦而持正不撓卽道行矣不必多所寵榮而後爲行
道也若多所寵榮亦當多所矯拂夫道有興廢當與
時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卽爲道也董生而外以儒名
者經術頗熟私心未克謹慎柔軟則有之擔當果決
則未也此之持正不撓不亦優乎蓋君子爲心與人
原不相遠順禮而求之則易得而日親逆禮而求之
則難合而彌疏故聖王爲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

情之正則君子之心不介而自親使君子不獲其道
德之樂則天下之心不怨而日離矣故人君必行道
而後能得士也雖有干鈞之獸炭不得織芥之葭葦
以續火則不盡其燔熾之用雖有千載之事業不得
鍼苴之兔鋒以爲筆則不盡其記載之用夫順禮而
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葦與毛穎也上以
道求之下不以道自期可乎故賢士亦必行道而後
能致主也然要爲人主者當知直道難容佞人易入
矯情以自克開誠以廣受則直士盈朝佞人屏跡矣
盡職

人臣之義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國家者

則專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結以他事出竟聞齊宋
將伐魯矯君命與二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
公羊取以爲法以爲大夫君之貳也政事同之休戚
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
君者臣之私也皆未盡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專君
側則不可華元子反君在行間可以取旨而行卻克
聞邾人之言亦當按師不動請命後還乃平國不待
命旋師不待報皆爲亂義也叔孫豹之違命非違命
也而春秋以違命責之蓋君弱臣強之時君命一出
所宜崇奉使國內知我君命之不可違則強宗恐懼
義士生心乃匡時矯俗之變禮若其下比邾滕非關

機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順故
罪以違命而不可辭春秋之後郭子儀盟回紇公子
結之義也汲黯發粟近在竟內可以取旨當與華元
同責富鄭公往來遼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孫之過
若陳湯之事以責卻克者責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
有如晉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義備焉此二
事者又當別論也凡春秋之內實與而文不與皆事
之行義而臣子自專者也以其行義故實與之以其
自專故文不與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義之當從幾
微之宜辨苟一聞未達未可臨大事而不奪故曰爲
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趙一事初不能

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軍世豈有食客三千獨以
身赴鄰人之難若匹夫匹婦計畫無措者哉蓋爾時
已伏矯詔奪軍之謀而兵符不可得壯士不可得是
以商諸老俠客非以俠客之言始兆此謀亦可知已
事定之後門下諸客更欲洗滌其迹以全公子之美
故以奪軍之謀歸諸侯生其實不然也若侯生之死
亦不足詫溧陽女子江上漁父疑似之迹尙捐軀示
信侯生身與逆謀在人耳目之前國法之討行且見
及先事而死可謂知幾未可謂徇義也總之信陵此
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鄰好之急卻暴戾之秦尙有得
于齊桓之義故節取之而子長好奇欲納諸賢者之

域然戕大將以弱宗國于理則悖矣呂后欲王諸呂平勃順從議者非之然天下事當論全局不當處處繩以禮義使才智之士難于措手也大臣之義固當守正不撓然大臣守正而與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則權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亂之權屬諸他人雖事會變遷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張華庶幾無事以圖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爲行權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從呂后呂后必絕滅漢宗而自取之後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適使漢之諸王不能以生易死漢之宗廟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暫聽呂后則諸王可以生易死宗廟可以存易亡少遼

緩之則呂氏可圖漢室可安平勃之權與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猶取之況平勃實克反正者乎厥後袁安任隗樂恢何敞當竇憲之世而能制其凶惡保護幼主又奚取夫引領受誅危及君國者乎蓋此事之局當呂后之世決難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呂后死然後起而圖之乃定理也議者安得鹵莽言之鼂錯削擿諸侯遂致吳楚之亂爾時調兵遣將策餉製械授閒謀執反側搶攘紛紜勞苦怨歎者遍天下皆咎始禍一人錯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聞羣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爲羣言所動亦未必發之太遽也師丹議錢幣初從

民間所苦後從有司所復民間所苦者錢代龜貝輕齎易盡有司所持者行錢既久變法多怨此大臣虛心廣謀舍己從人之美也當時以爲忘其前語由此見劾宜乎後世大臣堅持已見不阿改易前說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洩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寫其草幾事不密不可謂無過也陳湯之事劉向雖引古證今要亦論理之言不敵開邊生事之說爲切利害但以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責而沒前美懈邊將之心掣任事之肘張設蔽賢之網鬱結舉世之氣雖僅不生事于邊而國家之事恐從此益壞故有陳湯一事卽不可無劉向一

疏然後古今之士明于輕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爲無弊豈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湯雖薄賞于當時而沒身之後尙有援其事以加恩者雖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誣也一切沮賢蔽善之徒徒爲人所唾罵爾忠愛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壅塞于下是以有直諫之節又有諱惡之義蓋直言極諫者事猶未遂過尙可改故犯顏逆耳盡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爲得志于所諫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旣成追悔靡及則順其已然而不忍顯言所以有諱義義在沒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義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雖曰諱之

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義者仁非一途事有兩通所以廣敷懿訓博觀大道諱過者禮也弼違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諱過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諫董賢之封乞下廷議以爲考合古今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又引淳于長事眾人歸咎谷永先帝不獨蒙其議分咎之說公羊亦有之如歸衛寶而稱齊人諱魯取而言齊歸乃分咎于齊也嘉知言之不聽而爲曲說誘之使天下歸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終止所謂過則歸己善則歸君卽諱惡之義而并掩其迹者也羈縻之臣相從人主于艱難主正其位臣享其榮此正理也然人事之變多出意

四百四十五字

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九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捨非義所不可也可辭則辭之而去不可辭則亦畱舅犯是也以誠懇辭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畱又不可辭則變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盡心于艱難而責報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舉朝不免忌疾則去畱兩不安惟甯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財然而宛濮之盟無顯賞焉若介子推則宜隱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勸人主以誅殺此中見理不明輕動人主斧鉞固不可也言之不從與小人爲仇無益于國事亦不可也懲此一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

事外不受爵祿之縻固亦免撓人世之禍然豈致身
正理哉如劉基于張昶齊翼岩李彬諸事不得不爭
若非太祖英明果斷爲基計者未必于眾耳目之前
指斥趙高如爾時所云卽斥其惡爲昶等者卽欲不
謂基殺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楊憲汪廣
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卽欲不限基不可得
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幾許塞默之人觀望其外姦黠
之人陰陽其中賢者處此亦潔其情志以自完爾欲
慷慨以天下爲己任則必樹敵于天下而身在禍福
死生閒矣元世祖謂盧世榮曰汝勿防朕飲食起居
之閒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

四百六十字

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爾彼奸僞者則不愛也又曰
汝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戶如此用心乃保
愛臣子至情但用諸言利之官則失人爾然端士立
朝又未必邀王眷如此也

廣益

大臣主張眾論者也義理明透心術端方小臣之挾
私者自不敢亂國是執偏見者亦必服於公理而樂
就折衷然後小臣得盡所長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長
矣蓋一人所長有限眾人所善無窮治天下者必好
人之所長而後取資於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賢亦
當有別若所好承顏順旨而方正通達之士如鑿枘

之不入亦奚取開東閣以招賢哉既不可其門如市
又不可一切杜門謝客此非計略所能工也在乎學
問之力與自修之功耳然賢不可蔽而以薦引爲私
家之計亦有乖大義魏其武安交納賓客天子常切
齒衛霍不薦士世以此稱之蓋秉公矢慎與植黨樹
私心迹之間自然有別眾耳眾目不可欺也是以或
親賢而叢咎或遠賢而蒙庥也

人之難知何也寡識則好惡亂之多私則利害奪之
惟大賢大不肖顯然可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也亦
有其人卽賢未必卽爲大賢其人卽不肖未必卽大
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亂與主之明暗遂爲大賢大不

肖之事以貽禍福於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
石未必卽大不肖也其所爲事遂貽天下數世之害
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惡韓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
也若其主不爲所惑亦不過殺身而止豈能害及社
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過非大亂之
時可以防微杜漸能聽大儒之言則兩得之矣不聽
大儒之言則兩失之矣王衍口不論世事雅咏元虛
安石頭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釣餌不知饑飽諸事
未必卽爲奸惡總是心無收拾故至此學先王之道
以物其身視聽言動應有規矩有威可畏有儀可象
而心無檢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詬責乎不責其檢

身無法而予以重名非獨二人之過乃持衡者過也據其茫然無檢之態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競而機警急疾偏能勝人衍之棄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後豈非欲蓋彌彰者乎宜乎論者深斥之也

居寵

周亞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堅壁昌邑出奇兵絕饒道此操必勝之計不輕用其師以避無益之謗者也然在事前觀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於中而怠於事者東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營便地者雖亞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堅皆合乎大將之道與閫外之義然朝議有服有不服恐其制勝於此未免伏患於彼也

四百四十三字

夫甘茂息壤之盟事幾敗而復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無秦王之哲亞夫堅推轂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親王之歡生殺身之隙所以後世將兵之臣常以周旋權貴爲先務奇謀祕策往往不敢獨決必俟中人之助權貴亦以此掣任事之肘窒其隙而蹈其瑕不顧戎事之成敗兵機之疏密也更有主聽不聰權奸在側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諸奸佞欲以南巡爲名因攘其功又素與濠通金錢者多在黼展左右欲貸濠以繼守仁之賞守仁深機曲算日夜如對勅敵遲留久之然後濠得誅而身無事嗟乎人主日責帥以成功大將日盡心以克

敵豈知既克之後調停布置復隱若一敵國禍福之
幾僅在毫髮幸則爲守仁不幸則爲亞夫此古今事
內事外之臣所以撫心長嘆息也漢武帝末年事事
悔過故卒令終而漢業亦長霍光事武帝時極其敬
慎自廢帝舉帝後行事錯謬志氣昏怠身雖獲沒後
嗣滅絕稱學識者無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遺政由已
出前後二十餘年若憂秉權日久不能無怨惟有立
君之後亟歸政柄若伊尹復辟豈憂不遂乃以永遠
據勢爲不可拔之基儲君既長不行冊立之禮豈非
欲待霍后之舉子乎英俊如雲而取短小傴僂之蔡
義以爲漢相豈非苟可顯制不進賢德者乎斯大謬

矣彼乘權借勢之家物力有餘志意奢泰事權太重
卑賤側目奢泰日肆子孫必不知禮法側目者多怨
家必疏其過行彼之怨毒日積此之防閑日疏故過
多而不可弭覺大而不可泯刻刻燕幕之下事積
薪之上一蹙之後前徽盡喪卽爾朱榮高頴尙罹其
災況童昏跋扈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親黨于朝筦
攝庶政于家天下公器據爲私物把握甚堅機械已
熟踞諸爐火之上納諸險阻之途雖欲引身求退亦
不可得是以子孫他日之禍貿親黨此日之歡也如
此權勢如此禍胎又何必皇后之父爲蛇足知盈虛
消息者所不冝爲卽好寵利者亦不必爲也而況君

母之難發自牀側弑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
梓中而天奪之魄矣班氏贊曰懷祿耽寵漸化不祥
陰妻之逆至子而亾以其不學無術未聞君子之道
故敗壞至此也雖然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春秋之
義則然司馬公兼責孝宣不能如楚莊王全子文之
後又不蚤殺霍氏之權二義凜然千古不磨也若崔
浩長于謀略揮霍有餘誠懇不足驟得君之懽心終
亦不免扞格禍及其身不待子孫臣道所不取也
權幸

無德者寵國之釁也人君有嬖寵之釁仇讐之國思
啓疆矣忠直者進國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軌
之人皆喪膽矣所以少師先斃楚人謂之去疾汲黯
仕漢淮南由此寢謀觀敵國之情可知勝敗之幾卽
亂人之智可著正士之益邪佞用則損國體忠直進
則壯國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權不授指于張禹
而張禹爲之言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爲之言且谷
永于此不惟出脫王氏竝出脫中尙書宦官又進天
子以廣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摯御皆不相牴
牾正士疏遠羣小竝進賢否倒置不合人望舉動乖
張不愜事宜累世相承奕葉迭出不幸賊臣突起奮
其威詐窮凶極惡圖度天命而國祚中絕矣流及後
世變態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泰阿

倒持神龍失勢所致卽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
蟲豸相啖鷙猛互擊非國家之福也且小人事主就
其怙寵之時卽包藏禍心陰賊成性造次皆怨府翻
覆爲行轉盼卽亂階盧蒲癸賦詩斷章載在經傳哀
帝命董賢之制識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親失
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非過計也王莽用孔光勝用
無限爪牙不必終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終
日引進不肖而不肖方來或予或奪決諸孔光而莽
若無預焉竇憲用鄧彪錄尙書用桓郁侍講禁中二
人亦無大過爲憲用亦非私暱但以仁厚委隨和柔
自守之士眞諸要地則凡事顧畏不憲亦憲矣總之

有莽憲在位則孔光鄧彪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
能禁也然而權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福必危之
故其說有三自知勢之所在不能無怨遂多結與黨
厚樹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孫承業因固有
之勢既不備下從而陵上以此受誅于朝是其一也
亦有前人已往後人不知引退位尊而非其功勢重
而短于智蒼頭族子豪侈于外讒妾豔妻蠱惑于內
雖有敬慎之心多干有司之紀彈劾日聞謗讟宏多
不能自保必受其禍是其一也亦有居身無過而地
處必爭後來者謀奪其處增詞飾非陷以大惡爲之
主者恐其致亂寧過而防焉遂以大義割恩忍而除

之或事後與直寵贈如禮而當時爲計必不能免于
決絕是又其一也且無論再世卽就權臣及身言之
勢之所激人情鬱憤必有一日焉興晉陽之甲以除
君側者外有討賊之師內必有仗義之舉帷幄之前
燕樂之際倏爾奮發或戟刺北掖門內或殛死玉津
園側累載之患一朝除矣平勃誅諸呂外有滎陽之
師也王興反趙倫外有陽翟之戰也蓋勢重在外必
思湔浣于內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誰不以死易生而
謂人能已乎此又據權寵者所當自儆也

憂患

聖賢論理不至純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業亦隨其

時勢節取之所以誘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義實與
而不與者往往見于經文之不與者所以昭弭亂
之義先事之防也曰實與焉者所以序定亂之績後
事之勸也觀孔子錄管仲之功卽義例也孟子鄙夷
管晏所謂論理之言至于勸誘齊宣則有合孔子取
管仲之義蓋論道不觀大指拘泥章句亦復無益于
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無定論矣然而
天下大亂不可無長鎗大戟斬艾芟除以成煥然一
新之世然後儒者之說得行乎其間以爲善後計若
天下未平終于傾側擾攘土崩瓦解彼儒者當此安
能別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與其言哉旣食其功又

從而責備焉拘簡冊之說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復有泰定亦學問之恥也一部周易止有過涉滅頂一爻爲殺身成仁之義餘皆冒險犯難忍詬受責以濟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際持論不可太刻後世諸儒論管仲者捨顯然可據之論語而稱引春秋按春秋之說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齊爲篡者有云以國繫小白爲當立者諸儒獨取爲篡之說有以糾書子爲得正者有以去子稱糾爲罪齊大夫者諸儒獨取罪齊之說何其責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則儒者之春秋未必卽游夏不能贊之春秋也然則不如論語可據也魯人討公子遂而錄歸父之善雖罪人之裔

小善亦不可不錄所以廣爲善之途使人勿自棄也忠臣義士一念不安未嘗一刻念諸心必改其過使無憾而後已先軫所以君雖不討必自討也仇牧北宋萬先儒謂產乳之犬不憚猛虎伏雞愛子投命搏狸精誠之至知其不敵而有必討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謂之異事同仁蓋以賢者死生莫不有益無益而死猶無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無取焉獻公廢長立少決彼一言雖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禍義例所不取其殊于齊襄莊二君之嬖僅一聞耳所以書于經者取不食其言之義非謂合乎臣道也蕭望之之死古今共憤然以理論爲大臣者君子

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鄭朋論許史子弟其事原屬可疑蓋真有氣節之人凡事量而後入必不阿輕用其身犯當道之怒以草野之士無故而指斥權威是輕用其身以期一擲者也輕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見也且真有學識亦不阿上書自呈凡上書自呈者皆僥倖之徒也況鄭朋之書傾側之性炯然可見望之不察爲其所中遽欲引以爲助傾邪旣露然後絕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爲大臣者進退知幾之說亦不可不明也望之旣爲石顯所忌罷其政事當知元帝不可有爲引身高蹈豈非伊尹告歸之義觀其罷前將軍詔書云傳朕八年無

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識忘難明一語想亦顯等裁定雷此疑案以箝制將來望之曾未深觀耶區區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書何爲也者當封關內侯時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給事中之命與石顯同給事尙欲有爲哉此二事者不能爲望之解嘲也雖然天下之事有眾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眾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說我知望之優爲之所以不能爲者無奈受遺之故知元帝不可有爲而辭之宣帝何以副麟閣列名與臨終深託之意旣受遺矣不得不與戚黨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忤必有一斥旣擯斥矣在他人儘可

超然遠去而受遺之事尙未告成則受遺之心必不可安故復自白以自白而得罪爲望之者前無可圖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勢必一死以終受遺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顯矯旨圍第之日而在宣帝彌留託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貽後世譏評有愧于經術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斷莫竟其施爲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絕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藥不欲久留豈畏對簿之辱哉彼眾人之是非何可槩論也故爲人君者必有不言之聽而後臣民之情始達于上明孝宗語劉大夏曰李夢陽指斥戚畹語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

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朕以故釋夢陽復職如孝宗者所謂不言之聽也石顯頗屈牢獄之語與錦衣撻釋同出一轍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萬之禍生于博戲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語相撻而弑事成積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雖上之行于下然其釀禍亦復不小故知上下之間不可相戲是以君臣爲誼禮經戒之馮衍與鮑永同爲更始守境不時降光武後永屢立功而衍無所建遂見屏黜一廢二十餘年爲衍計者但當清靜自守省過思愆讀聖賢之書以進乎道

德擯縱橫之策以遠乎搶攘則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卽求仕亦不患無成也乃上書自直坐朝士以蔽賢之過坐人主以聽讒之失豈得爲有道之士人不知道雖才何爲此光武所以終棄之而不惜也若桓譚班彪同未大用譚以上疏言事多違上意因而擯棄固無足怪若班彪者其爲竇融畫策歸漢不可謂無行陳之功章奏旣稱帝意不可謂無左右之薦且言東宮官屬匈奴報答西羌事宜上皆納用其言矣而三府屢辟終于縣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際亦甚難言然彪居之甚安譚則頗覺其屈此亦二人優劣之別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職也詩之有頌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聖賢爲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賢人爲臣賢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濟干戈永戢四遠來賓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嶽河海莫不以民事爲重民安則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則神無恩力豈復美其祭乎蓋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業神無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業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異施下以悅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孚之理一受民社卽就性之所偏從

而矯之性豪侈者難于恭儉則力爲恭儉以矯豪侈
性貪嗜者難于清平則力爲清平以矯貪嗜性華飾
者易于近名則力去名譽以矯華飾無欲則所積者
精居敬則所操者約至精可以祛怠至約可以滌煩
所以終始如一也不回邪則赴義必決無私己則官
人必審義決不忤其志官審不愧所學所以表裏如
一也見諸事者惟仁存諸心者惟寬本諸德者惟中
和有禮義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而成其美俗若專設刑罰佐以權譎徒俾詐僞日
生人情險薄上下相伺恩愛相仇不過數年變態百
出向之爲奸民者不旋踵而爲亂民向之爲惡俗者

不旋踵而爲亂世矣漢初禁網疏闊而天下晏然文
景之時吏皆謹身廉平民悉從化武帝縱欲法度凌
遲吏道駁雜民俗雕敝故其時獨無良吏宣帝接見
親民之官而察其名實故漢之良吏爾時最多然當
時有才之士任法爲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寬平長者
乃成功名故史家以爲威已窮而奸不勝仁愛施而
人自慄歸于仁厚爲美所以杜慘刻之風也馬援守
隴西任吏以職但總大體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至今
誦之以爲美談每見居方面者不持大體好攬細事
細事雖正大體全失適足蠱惑人心敗壞風俗所謂
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正此輩也數年

之後弊端大出富奸行賂于下貪吏枉法于上論者皆咎後事之失不思前事已傷其根可勝歎哉漢之鮑宣可謂名臣猶以舉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爲丞相司直所糾今以方面之尊聽兩造之訟而私其鈞金束矢自潤又不廉于下吏納其歲時伏臘之費其能免于糾彈者彌縫固結之力爾若黃霸侯封至王莽乃絕良吏之澤永久如此奚取小潤哉朱邑大司農而歆嗇夫之祀爲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

吏事

天下無俗吏所謂刑名錢穀之類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漢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

事故議論政事炳然可觀吳質云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咨于故實猶有漢人餘風焉古之爲吏者本乎先王嚴恭寅畏之學故律身甚謹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簡總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圖之亦遠凡所以率下者無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無事矣後之賢者或鳴琴而治或臥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懸蒲鞭而不用視官署若無人若此者非無事也雖日在刑名錢穀中而無事自若也何也與民休息不生事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妄任猶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言不親政事勢必假手他人則恩澤不信于眾民蓋眾庶無知從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惡念動于中惡事見于前惡人立于側皆如農夫藝田斬除惡草芟夷蒞崇絕其本根非過刻也無使法度廢弛而僥倖民多移善類逐雀之猛與行葦之恩竝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蓋天地之間莫非義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來卽有自然之應感義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則與物情不相往來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應之者感應之理彼此相從內外相資夫彼此相從則不可虛名得之內外相資則不可浮慕致之今之爲吏者皆私心也虛名也與民情原不相通

四百六十四字

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違又何怪焉吏事所重無過取善察奸一鄉一邑豈無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悅忘守取人者不以正爲迂不以狎爲親則賢士踵至吏治日登漢有三老嗇夫助長吏之聰明雖君民相臨而有朋友之道故攝以威儀規以過失文翁選學官弟子明經飭行者使在便坐受業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詭之言在在者不可輕信喜怒之迹在在者不可輕發則讒害之言難入矯僞之情易敗此察奸法也子產爲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間非法之服一切斂藏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懼不復生心以亂紀綱亦防姦之一法也又以爲治小國

而用剛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載書以定眾志賂伯石以安巨室謹防川以消羣怨寬沖平易不啟人犯令之端亦防姦之一法也凡子產之言與事皆吏治師表推而廣之亦不憂其無法乎

禁貪

居官之惡莫甚于貪則凡事之近乎貪者皆官常所當謹凡迹之以貨財見者亦官評所當禁身既爲官而使儻人逐商賈利控引世資積滯充牣非事之近貪者乎去官之日輕重蔽路泉刀流于郡國非迹之以貨財見者乎然上下知而不問何禁貪之有漢之

四百二十九字

郎官舊有出錢休沐之例以資官署之用謂之山郎行之既久貨賂流行轉相倣效楊惲革除山郎歲移財用文書之費取給大司農郎官化之莫不自勵絕請謁貨賂之端王莽之世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奸受取賕賂以自供給故天下多貪吏而不可禁而天下之患亦因貪吏激成而不可遏否則貪吏朘削于前而繼起者代受其患于後有天下者以祖宗積德累仁櫛風沐雨之基業謀臣猛將運籌帷幄斬首陷胸所得之疆土爲貪官汙吏財貨之府以一官之貪教一郡一邑之貪以一官之悖入教一郡一邑之悖入故貪吏所在民間不獨積聚壞而風俗亦壞積

聚之壞其憂在下風俗之壞憂必及上有天下者何其愛守器不如尺璧也趙衰從晉文公十九年功亦大矣壺飧從行餒而弗食小善焉爾守原之命不因大功而簡小善蓋以守土之官廉而且仁然後便民不廉不仁雖有大功不可使治民也古之愛民者魑魅罔兩之害猶爲法以除之而況掎克聚斂之臣乎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後世有司一入仕籍其爲良士者未嘗道百姓爲善但禁之使不爲惡其殘賊者身自爲惡而縱胥吏爲惡又縱桀黠民爲惡又以桀黠誅良實使不得已而必出于爲惡夫網羅之設杜絕生路以入死地非直欺其不見也吏

爲殘賊何以異此且居上者求利之心不可訓也何也君之于民以正治邪以賢治不肖則有等威有節制無敢以物我竝觀者至于求利之心上下所同具也以此爲心則略其上下校以物我各以智計相尙毒螫相加彼之所有我將奪之彼之所奪我覆取之其意以爲猶夫人也則無不可相加者矣是以司會者竊藏險健者訐上治鑄者亂泉幣攻剽者犯鈴閣往往見告脈脈滋多誰生厲階而倒授其柄耶宋張錫爲東明令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強恃力富恃貲刑恃贖是已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使天下有司皆以此言爲治則貪殘之風庶幾息矣董宣強項

之名見知光武至其爲廉吏死而後知蓋其爲官之日無貨財可自達公卿侍從莫可延譽身死而僅聞其廉者幸在輦下故爾其不在輦下者雖曰聖主亦無如之何矣

訓行

先王之世教人以道德之正而督人以必行有不信所教而由乎旁蹊曲徑者卽有嚴禁以大爲防化之旣端防之又嚴要使雖更千載而明道之言無異說守道之言無異行偶有邪說詭行不由正道不修行實者人皆望而斥絕甚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不得比于人數況雜亂冠裳之間叅預治理之列乎有王

四百三十三字

者起當使天下之人各教其家百姓家道正而王治隆矣教家之法無過敬老慈幼禮年至七十雖庶人之賤人主亦敬而禮之孝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謂敬老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謂育幼也此外則出爲世用經所云十三舞勺者其人尙幼教以事君之道未及治人也成童舞象者教以治人之功自小及大自近及遠也冠者舞武教以治人之事達諸天下也蓋教人之法浮文不如經濟經濟不如彝倫經濟者一時之用彝倫者數世之用總不若虛文之無用也人主之心不欲天下有無用之人故立教之法不使人學無益之事至于

教已成而施諸用又必重鄉曲之評以爲鄉評可繩不肖之心使歸于正不同長吏之法僅足治外貌也蓋欲人自少至老無日不在教化之中自賤之貴無人不漸教化之澤自微之顯無地不資教化之益所以賢才眾多若榛楛之濟濟也又以爲人之生也莫不函陰陽之氣陰則近于柔邪而見利必好見勢必趨陽則不離剛正而非仁弗爲非義弗行是二端者人皆有之聖人重教化以裁成去柔邪而歸剛正故能成數世之利無旦夕之悔不以殘賊萬人之命縱一時之欲也

愛養

人之所以貴于物者窮則彼此相卹豐則勇于行義仁義之心無貧富皆有之上之人不以刑政擾民下之人不以衣食溺心焉有不行仁義者哉民間衣食所出由農事也文武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是以財用豐多君可以供祭祀養賢才民可以給日用美風俗君能供祭祀則陰陽調變災害不生人民蕃庶矣能養賢才則可立太平之基俾萬物得由其道澤及四海矣人生百事給足則親戚不相怨強弱不相侵人民和睦矣舉世財用不匱則奸欺不作刑辟可省風俗敦厚逸樂矣是以勸農之詩列于雅頌藉田之法載諸外傳鄉遂之言

詳于周禮農功之期重于尙書古人能重農事故民生安樂治道極盛也然民之力農又在君有善政漢之初年蕭何曹參依日月之末光謹守筭鑰因民之疾秦法順其所欲與之更始二人同心此規彼隨是以政簡刑清舉世乂安班壹居于樓煩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卽一斑壹而四海之內人之熙豫物之充物不知當何如矣古者養民之法具于井田井田之義其利有五一日勿泄地氣謂冬前相助犁田也二日勿費一家謂田器相通也三日同風俗謂同耕相習也四日合巧拙謂其治耒耜也五日通貨財謂比耦相

交遂生恩義有無可相通也蓋其田屬公家賦以與民上中下三等三年一易其主肥饒不得獨樂瘠墮不得獨苦是以最爲均平迨乎暴君之取不止公田浸淫及于私田汙吏之取不止什一而有倍稱之賦要皆暴君發端而汙吏緣以賸削又加酷焉故經界亂而民不能訟諸公皆不宥盡力公田久之公家不能自耕不得不授諸民公田所以盡變爲民田也自此以後民之失作業者有七事民之就死亾者有七事鮑宣封事言之最悉皆由井田廢也古者倉廩府庫皆爲民設豐則斂之凶則散焉臧孫辰告糴左氏以爲禮公羊穀梁譏其無備譏其無備者緣所從來

譏之先事之防也既饑之後則以告糴爲禮後事之救也二義皆不可廢也亦有非水非旱而民乏食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雖有麥禾而實不成此又在爲君者身自減損開倉廩賑困乏不造邑不修舊而不可盡望諸鄰國也樊準曰賑給每多虛名不如募饑民徙就熟郡此說似善但所徙之地何食以賜給何地以區處必也不奪土著之地不侵土著之利使至者如歸居者不擾則準未之及也又獻帝之時臨軒作粥米豆五升得粥三孟此最善矣而郡縣行之必不如法饑民受賜必不覈實徒得上下相蒙以爲故事存虛名于文移之間而不別生事端以擾

不饑之民則爲幸耳又柳宗元書以爲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趣耕督穫之使譁于村落鳴鼓而聚眾擊柝以宣令小民之家輟饗殮以饗勞常苦不暇嗟乎此猶其小者也漢明帝時禁民二業而有田者至不得漁捕課民區種而吏舉度田欲令多租至于不種之處亦通爲租朝廷每下一令其意非不善也有司行之輒爲民害蓋有利于民者有司輒自專之而民莫敢問其不利于官者有司輒配之民間而私其贏餘以自潤甚至懲官之貪而有所譴責貨賂上達因而獲免既免之後輒以所費配之民間而民亦莫敢訴無往而不爲民害也故明主必慎

出令至于有司所陳興利之法遺利之誅尤不可聽
懼與奸民奸吏爲嚆矢也

財用

財用國之大務聖賢之書屢言之夫財生于土而殖
于民億兆所以養其口體天地所以流其膏澤奪億
兆之養壅天地之澤使人情怨憤陰陽愆伏非所以
昭令德示子孫也王者富有四海供天地百神之祀
備百官兆民之用待不庭不虞之患皆取諸土壤所
生然服物采章賁朝儀而飾國恤者必有等威以明
輕重身自貶損與天下共守此節制而不敢私焉乃
爲聖明之主故常以敦廉崇儉率先天下不宜借助

四百三十八字

于人禮諸侯不貢車服不開進獻之端也天子不私
求財不開義助之端也一有求利之心境內之人莫
不動心貨利所以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不謀而
響至春秋深探其本以爲宇內貪汙之氣莫非王者
導之必返正于上然後可整齊于下故國家賦稅之
事賢者持論惟仍舊貫不敢輕議變法惟不肖之人
常欲變法以行私更張開而錯亂生錯亂生而侵盜
便小人之利億兆之憂也所謂舊制者度田定賦當
循蔦掩之法然後三壤不淆科率不誣山林藪澤宜
用里革之法生育之時不取成用之時取之無棄物
亦無病人無禁利亦無貪民也古者戶口爲賦一夫

百畝取其什一簡易明白不生弊端漢時斂民錢以田爲率田不可稽戶不可憑而匿田逃賦之弊興有賦無田之害作矣填淤之地取以入科履畝坐稅不計滄桑之變商稅取足額不問時之盈歉地之盛衰旣稅所產之地又稅所過之津至有請橋道以佐軍鬻坊場以雇役者山川園池之稅漢代所云列侯封君自爲奉養不領天子經費久矣一切括而取之國家時有所須名曰發錢市買賣則取給抑配借生財之名掩加賦之跡強匄多而上供少如此之類不可悉數夫賈生所論積貯民間之藏也鼂錯所論貴粟公家之廩也藏在民間則爲王道廩積公家則爲惡

政如錯之說塞下之粟則實矣而吏道之雜風俗之偷豈非所得者少所喪者多乎元人有言曰牧羊者歲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以獻得毛雖多然羊離寒暑無以自覆往往多死此變舊制而病民之驗也故賦稅之事惟當與君子謀之聽用君子之言勿使小人廁其閒變亂是非以貽害無窮也人主用財亦有定式供養勞賜取給少府之錢大司農所會乃度支天子公用與軍器武備諸物非以資嗜欲爲私藏也史稱漢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甚多馮昭儀當熊所賜不過五萬掖庭之親雖有賜予屬勿眾謝以示平惡偏重失人心所以侈汰不生

加賦之事亦少若不得已而加賦則國事益多所加之賦常不足用魯莊公立國二十有八年而無一年之畜一歲不登卿出告糴春秋以爲危道此如編戶之家歲計不足仰給稱貸至于稱貸而日計亦不足矣人臣爲國省費亦有失于不當者如減省邊境戍卒及祭典犧牲之類皆顧小利而害大體取暫悅而貽遠憂惟召信臣所請宮觀繕治供張樂府倡優諸戲及大官冬生菜茹之類大可減除而計臣偏不言也

禮樂

禮必將以樂行禮而無樂以導之則傷于徑情直遂

四百二十九字

閨門之內溫清定省不必用樂然而和順暢洽之意卽樂也樂必資乎禮作樂于不行禮之時必至流湏淫泆深宮之中房中之樂矇瞶之誦未必行禮而其莊敬祇肅憂勤惕厲之心卽禮也此言禮樂每相須也王者初起制作尙未遑也取先王之樂類乎己者假以風化天下迨治定功成則必作樂以象德製舞以象功旣制樂矣猶必舞六樂于廟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明大德廣及之也記云訊疾以雅謂以遲重之聲訊治舞者之急疾此太公之志不欲以武治天下故以雅訊疾也春秋之時樂之僭亂者多叔孫甯武皆有力爲反

正之意而有所未遑夫子正樂亦承先賢之志欲以樂理感動人心雅頌正而人心始和平爾師曠聽律之法常苦不得其解大抵八風之聲俱在樂府輕重長短卽與天地之氣相通此古神聖學通天人之妙非意想所能測也後之人亦不悉知其所以然但緣尺度習學亦能與天地通或天地之氣時有盛衰亦卽見于樂工所用之器而有可測蕤賓之音偶與律乖而有死聲是以知南風之不競至于歲在豕韋月又建亥知天道在西北此陰陽家所共知不待吹律而後知也雅頌所載皆祖功宗德修身致治之事漢儒削而不用獨舉神靈盼嚮杳冥詭幻之言而用之

郊廟孔子所云雅頌失所正此之謂故樂理已亾至武帝而盡亾之以其文士製詞優人按節非周公正考父之儔也隋煬帝大製豔曲詞極淫綺新聲變響掩抑摧藏哀音斷絕萬寶常知其將亂蓋天子所居其氣宜盛而得衰颯之音亦猶南風之不競也然師曠之語亦出術數之學不可爲典要故叔向以君德折衷之若季札觀樂或因其詞義之邪正或因其音節之盛衰未必皆一法總是以君德爲主而以音節合之不止師曠之法也

祀典

先儒之言曰天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

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大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又曰惟聖人爲能享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享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疏數之節靡所折中君子合諸天道感時而致思焉祭之有所非先王本指先王之事天也上報生成之德非求未來之福其祀祖考也緣生事死而已非冀曾孫之慶但神以多福祐善人以宜申嘏令胄理所自然不因諂事而得末世人情好利事以利動禮以利舉緣此以窺神祇之心亦出于利而黷禮誣神由此而生何福之有哉宋仁宗南郊配以三聖當時謂之失禮胡宿謂當用迭配亦前此所未聞總之太

祖配郊其來已久不必更張也凡有名氏而死者皆人鬼也天地之神皆氣也緯書以五帝爲五行之神是以有形之人鬼當無朕之天神誠爲謬妄明太祖制禮之初削去五行之神最爲得禮意焉萬物之生天地功也雲雨之潤山川澤也功之所施必報以禮澤之所濡必薦其物故天地山川有殷祀之儀漢武帝祀天于甘泉知其非天之正位特以在長安西北西北者乾位也易曰乾爲天故以爲天位焉其祀后土于汾陰亦知非地之正位特以土形雕起有澤中方丘之象故以爲地位焉皆武帝文以己意非天地之意也故易世之後卒據經義以改易之五嶽者因

山川以達天地者也壇壝之來既久大指皆因于天不因子人好事者輒爲據都改獄之說是以王居所託易天地定位脫殷人五遷將獄號五易非經義矣金有范拱之說明有倪岳之駁此說卽當永絕矣倪岳祧廟之議所以行于當時者以其爲禮官也楊守陳主有功德之說其義較長而不諧于當時者以其與禮官相違戾也未幾世宗議禮卒祧德祖是用楊說也以此見禮官之論有時違正久而後見其戾未必皆可法也元世祖崩羣臣請諡南郊此稱天以誅之義雖前此所未聞可以義起者此類是也其他創議者有據卽是無據卽非章帝廢后英宗時得諡此

合禮者也禮官請斂大臣金錢爲太后生辰祈福此黷禮辱尊不敬之尤貽譏史冊者也大抵壞俗傷教之事皆不學無識藉口尊親以進其猖狂邀其寵利遂使大勢不可遏正論莫能治所壞非一事也左氏國語皆不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孔穎達曰于時晉君明諸卿強無容岸賈專恣得廁其閒馬遷妄說不可從也然揚雄馮衍皆稱述其人未可謂全無想亦晉士之賢當祀鄉里者也宋神宗時以帝命立廟絳州立廟之故乃以屢失皇子鄆王被疾從吳處厚請許焉夫人主嗣息天所篤生一二下土之神能降疾天是何言之陋耶人之不學妄誕不經貽譏國家取

笑來世范史所云典祀不修而爰居之類甚眾非孔孟復生不能正也

歷象

天有定舍星有定次要以鳥在午中火在卯中虛在子中昂在酉中爲正次之與舍古今相襲不可移易漢書律歷志所載與尙書合所以爲正也周禮亦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往往因之但日有歲差不能盡如次舍之數故堯時冬至日在虛此時冬至日在箕此日自爲躔次非可易地之子丑天之鳥火也若以日之所次而移天之次以從之與尙書周禮之法皆不相

四百三十五字

合恐未可爲定論耳從來置閏之法謂十二朔已盡而周天之氣未盡是以置閏疇人弟子所操以合天者據日月交會之辰以定朔望又以此驗交食亦不爽矣第恐日之躔度既差則黃道長短亦差黃道既差則所云氣盈朔虛皆不盡存乎舊法而節候前卻亦差矣夫置閏與交食不同交食可以形測置閏全在候氣今候氣之法不傳未聞有截竹驗灰諸事可以交食之有驗遂保節候之無差乎日躔既差則斗建亦差攝提孟陬必不能盈縮進退與日月相周旋則今歷所云某月建某辰者皆舛錯矣一月交氣之時日之直建直除又當與天道不合則所舉示以前

民用者皆不可據矣漢章帝詔書云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曆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于氣已迆正此之謂豈不大有妨于政化乎張子之書謂必使交食法合乎閏法而後曆始無差此今日所當亟講求也今時凝寒多在立春後盛暑多在立秋後或曰寒暑餘氣固必甚乎正氣豈信然乎竊恐置閏之誤也所云敬授人時者謂天時所至則以人事應之如農祥正而東作興霜始降而百工休一定之數是也至于陰陽之變態亦欲先見其端而節宣以政事故又置靈臺以觀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所以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以應神明之變化如將有水旱則修

預備之方行罪己之令將有兵戎則謹嗜欲之端飭邊圉之防簡將帥之才積芻粟之具之類蓋神明自有變化凡若此者以政事迎之使災未至而備先修則萬物實受其福焉爾嘗觀緯書云靈臺之作所以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蓋言天地之交其理至微六氣之中皆有靈液所謂太極之清泉也草木所以潛滋者雨露之外別有此泉以嘘煦其根物皆賴之人君行善則此泉皆為百姓所用五穀果蔬無不繁茂山澤之利無不誕育而根莠螟螣不能與之相爭君行不善而使小人在位則有生之物其粗惡狠毒者得氣有餘嘉禾仁鳥反受其至薄者則政事

爲之也是以不可不觀象以知吉凶也

災異

春秋所謂災者有害于人物隨事而至者也所謂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也災者往事之譴責異者來事之朕兆因災而改往事之失因異而儆來事之悖此弭異消災之道也災者已成之害也異者未至之災也非常可怪之物象先事而至以其先事則害未成若能修德改行徑可不害人物有似父母教戒子姓之義災則隨事而至害及人物雖欲改悔靡所救藥有似刑罰既施無容苟免之義論害之及物則災輕于異論天之愛人則異重于災蓋災所傷者人

四百四十三字

物異則有關宗社有敗綱常災止一方異及天下災乃可見之害異有不測之害春秋多爲天下記異少爲天下記災故公羊曰異大于災是災輕于異也然而人至卑也天至尊也而人之怨恨必感于天人之修德亦必動天聖人能見天人之合故天之所祐卽聖所祐天之所怒卽聖所怒天之所戒卽聖所戒天之所棄卽聖所棄聖人不敢自明其喜怒惟恭行天地之喜怒知天心欲人爲善之切也故爲經以示人謂夫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以此警動愚暗幾其能改旣已能改則六罰六極歷萬世而不一降故曰天之愛人異重于災也高宗飭己正

事成王反風歲熟宋景不移股肱皆克當天心轉禍
爲福漢文之時同日山崩二十九文帝恐懼修省海
內又安自此以後人君方欲敬天而臣下導諛之習
牢不可破遂使難言之害反以別有所言蔽之而爲
害愈深如日食地震發于同日杜欽谷永皆云應在
後宮由後事觀果在後宮也但非當時之許后乃異
日之二趙又二趙之害止于帝身與嗣而絕漢祀者
乃王太后家經術之士能知變異之來由乎後宮至
于屬諸何人驗于何時則不得而知此疑似之誤人
也又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以五行言之漢得土德水
爲土妃黑者后家之色龍爲君象黑龍者后家之人

欲爲君之所爲也東萊者爲害之人自東方來也谷
永遠引夏正移諸同姓以掩其迹又以趙氏之惡蓋
王氏之愆斥言人主而不敢微刺權戚誣天罔上莫
此爲甚雖帝怒欲誅永而王氏爲之左右救過交道
廢勿追此藏奸之誤人也張放驕癡孺子未嘗以奸
惡著聞安能感動陰陽招致災異春秋二百餘年大
自日食星變小若昆蟲草木書于策者甚多未聞爲
便嬖寵幸作也時丞相御史皆王氏私人寮屬掾吏
以類相從故舍五侯專擅而遣放塞責移此儷彼攻
其所不好以庇其所好始則以許后出脫王鳳後則
以張放出脫音根等此嫁禍之誤人也博士行禮之

日有雉飛之異所歷者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內庭之殿雉者聽察先聞雷聲今此雉見怪亦得氣之先者時左右進言此雉毛羽摧頽若拘執者疑有人故放以恐喝朝廷王音輔政深責言者而極陳其禍似乎忠直矣然未嘗引退以避賢此託諸空言之誤人也且奇獸異鳥怪草殊木生于近側集于屋間識者猶知惡之而況習天官之書明五行之說者乎何上天譴告乃知說災異者以假借之言悉皆揜覆左右阿諛取寵妄言其吉公卿畏咎保位莫告其凶獨一二諫臣嗷嗷爭執宜人主翫之厭之而不屬意也夫以人心測天心以古事類今事災

異之說鮮不驗者必也爲人君者不但臨事求言當于平日觀古卽不及觀于平日但于求言之時命羣臣誦述古事得其近似者而以己意度之庶幾乎無忌諱之言而有言外之聽猶勝汎汎求言使邪佞之黨誤引經傳而莫敢指擿也夫陰陽五行之理和則相生乖則相克相和者雖克而實生相乖者雖生而猶克也和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姦宄可化爲良善仇敵可綏爲臣子乖則一家之內一人之身有此重彼輕此樂彼憂之殊而況物類之繁多人情之譎詭鬼神之變幻其爲沴爲厲豈能免乎所以致和則有由矣水火金木土穀用之必以時人之筋力貨財使

之必以節飲食男女必顧其德之所稱義之所宜選
舉先後職任大小必視其才德而位置之閭閻之下
無冤抑之訟無熒獨之人無強禦之家無莫訴之習
大順之氣周流沛溢于兩間皆消弭災異之至理也
又樊準曰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此語能恪守之通乎
上下未必無小補也

調燮

水火雷風之變天地所以告人人有刑罰所不能加
者惡有隱痛而不得見者天地鬼神常因水火雷風
以警戒之使達人悟其理愚夫忱其禍皆不敢有爲
惡之事且告人補救之道也故三代之時經術之士

四百三十五字

確然欲輔相造化調燮陰陽劉向五行傳總以致和
消沴非誇其知天也京房比之疏矣蓋陰陽之氣相
和而成雨澤一施一受氣之和者也陰氣過急陽氣
舒緩不能成雨陽氣鬱勃陰氣散漫亦不成雨受者
急而施者緩施者急而受者緩皆謂不交不交則不
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又日在西虹在東陰陽
之失位者也故天地不合而雨止日在東虹在西陰
陽之得位者也故天地合而雨降日之暘者得月而
解雨之淫者得風而疏故日月風雨所以成天地
之和也陽氣在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在外不入
轉而成雹故藏冰以禦雹大水亦陰盛故與救日同

法用鼓伐陽以勝之以其非禱祠之類故不用牲不求助于神也陰陽相濟確有此理求助于神則爲矯誣經義言之詳矣饑饉者百姓叛亂之萌芽也賦斂重鉗網密爲亂之心已決加以饑饉不恤則亂作矣方萌之始可身自減省以弭之可輕徭薄賦以謝之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墜塗其事與調變同也董仲舒治江都每于陰陽錯行以春秋法推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反是未嘗不見其效至于火災之對則誠有未當者刑獄大事察詞蔽罪猶恐失中豈可疑似揣摩興大獄之端天心仁愛必不以忍而誅之一語視彼下土且學以明道遇災修

四百六十六年

省天之道也舍道而言勿論效與不效總不離于技非儒者本務又安得以誅殺爲意仰承彼蒼以示弟子亦不能辨以其不務修省而與道不合非厥師夙昔持論之本指也仲舒因此不復言災異則體道之功益進矣

月令

月令行政失時則有咎徵之應皆以四孟四仲四季之氣相爲感召其理頗微益使共曉獨言人事乎春行夏令太陽陵少陽也以下陵上曰陵少陽在前太陽在後進而奪其權是陵上也故在天爲旱在地爲蚤落爲不收爲蟲在人爲多疫在國爲多恐旱者雲

雨之蒸無力也蚤落不收者地氣猥泄物生不遂也
蟲災者未夏先暖蟄蟲之屬出戶太遽孳生蔓延其
類眾多孕育草木之上感化土撲之下紛紛皆是也
多疫者春多氛霧在太虛爲有質若非正氣卽爲瘴
癘瘴癘著人故爲疫也多恐者盛大之氣不以漸至
人感此氣危懼善驚如服行氣藥過度心常震懼危
動易驚也皆氣洩太蚤之害也春行秋令少陰陵少
陽也舊陰已盡新陰未生何從得此殺氣越序而乘
權由生氣微弱故殺氣盛行以下陵上也在天爲暴
風雨在地爲惡草在人爲寇戎爲疫皆有害于善類
者也皆殺氣奪生氣之害也春行冬令太陰陵少陽

也以陰乘陽是陵上也少陽用事太陰宜伏不伏而
奪其權當發生而閉藏也故在天則霜雪失宜在地
則種植多傷在人則好搏擊在國則有恐懼皆閉藏
失時之害也其曰國有大恐行夏冬二令皆同人之
神明不暢遂則日就縮減縮減太過恐慄作矣喪膽
奪魄皆恐慄過也故彼以發洩而恐此以收斂而恐
也夏行秋令少陰陵太陽也太陽方盛少陰遇之宜
伏反進而干預其事是下陵上也故在天則爲苦雨
在地則害稼穡傷草木在人則多災疫在國則有兵
革皆殺氣陵養氣之害也夏行冬令太陰陵太陽也
陰不避陽越序而陵之以死氣害生氣災之大者也

故在天爲雹爲風在地枯草木敗城郭在人物兵革不靜鳥獸不仁皆死氣乘生氣之害也土不克水異之大者土有常尊王室之象春秋穀洛之鬪將毀王宮王靈不振土不自固當克而反敗也夏行春令少陽侵太陽也本當代謝留連不去由正氣過弱故廢氣執權也在天爲暴風在地則草木不實蝗蟲爲災在人多欬病與遷徙遷徙者火氣旣弱不能生土故民居不安與敗城郭同也多欬者肺氣屬金旣爲夏令所克又與春木相搏肺氣不寧是以欬也皆陽當盛反弱之害也秋行冬令太陰陵少陰也以陰乘陰皆曰陵也少陰之時太陰未壯乃進而有爲此爲陰

氣太甚故在天爲霜災爲風雷之災在地草木蚤死土寒凍坼在人爲盜賊爲兵戎在物爲介蟲皆陰氣太勝之害也凡風雷皆氣之發散何以收斂過急而反見之蓋秋氣雖收而其卦爲觀尙有二陽在地上驟以嚴陰錮之勃發爲風奮激爲雷也螟者食心蟲也氣在外故賊在內是以陽氣不收則有螟害介蟲剛在外而爲軀殼柔在內而爲生氣故陰氣過肅則爲害也蟲生于貪介蟲者貪吏之外剛內柔者也秋行春令少陽侵少陰也類之相侵曰侵前之逼後亦曰侵陽德雖尊而出非其時亦爲不道金當克木木不受克反乘其權亦云戾矣故在天爲旱在地五穀

無實草木再榮陽氣復還容易主位豐于外而歉于內也在人爲訛言爲解惰在國爲戎兵戎兵者木不受克下人叛上之徵也言者氣所動也氣不收故訛言作也夏月暑溼人皆解惰今餘暑未盡益以暖風故解惰不自克也皆當殺而更生之害也秋行夏令太陽侵少陰也當退而不退聞少陰之弱而久據其柄貪位不舍非時不道當收斂而盛大當薄寒而炎暑比春令加甚焉故在天爲旱在地爲火災火宜斂藏者也不謹則延灼不當夏而夏人事故縱之也火災宜矣又爲蟲之不藏穀之復生水之敗實害也在人則爲魍魎爲癡瘡者寒熱相搏之證也秋暑不

解人傷于渴飲水納涼無節故爲瘧也夏土溼輿至秋而燥秋行夏令土不燥也故川之方至不以其時實害之屬皆敗也皆當肅反贏之害也屈宜咎曰時絀舉贏能無災乎此之謂也冬行春令少陽侵太陰也太陰謝事而後少陽乘權今不待時而遽侵太陰之權易曰壯于趾征凶有孚少陽于此可謂壯趾亦不道矣故在地爲水竭爲蟲生在人爲流亾爲疥爲傷胎爲病爲逆象月令言蟲災者八皆氣之不肅不能殺蟲或先時遽生或後時不藏皆由于溫暖也水泉當動而反竭微陽蚤洩不成滋液也流亾者氣不聚故民亦不聚也疥生于鬱陽令而陰時其施不暢

故爲鬱也以冬爲春反終爲始是爲逆象皆宜閉而更洩之害也冬行夏令太陽越序侵太陰也水宜克火火不受克反侵其事當密固而太洩異亦大矣故在天爲暴風爲冬雷爲無雪在地爲大水爲凍解爲蟲復出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閉藏之時大地育物方當固其根芟柰何有害物之風來自空谷乎皆氣不寒不斂藏之害也冬行秋令少陰陵太陰也以陰乘陰皆曰陵也少陰者肅殺之氣不可常在天地之間故亟以閉藏斂之戰于乾勞于坎是也冬行秋令是有戰伐而無休息殺氣妄行物不得反其宅也故在天則雨雪雜下隕霜不殺在地則蟲生在人則

兵起月令言兵起者十皆殺氣之盛也當閉藏而殺氣不息之害也二分二至時之中也爽其令者其沴必大秋之與春冬之與夏五行之相克者也爽其令者其沴亦大四氣之相近有留連不去者有緣聞而起者要以各有界際不可踰越若其相爭是爲不道或輕或重稍有差別亦未可知也

陶炯照校字

張華蓮覆校

丁兆松覆校

讀書說卷四中終

二百四十六字

讀書說卷四之下

甲兵

天門胡承諾著

行師之道雖以善變為奇必以守經為正要之鑒于
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當司馬法之書矣行師之道
宜以廟算正其得失師出臨境敵人拒以大義而後
知其不可雖無遂過之咎亦有輕舉之失卻克納邾
子弗克公羊大其事穀梁譏其晚各有意義不可偏
廢也兩軍相當各據營壘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
其素失人心者與之挑戰在彼上下不親必不死戰
以衛其帥可倣取勝也吳楚戰于柏舉夫槩王知楚

讀書說四之下

讀書說附錄

人素惡于常先擊其軍吳獲全勝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膠結牢固而不可離者自守之志非圖進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勝之法高帝身當疆敵別遣一軍闢地廣境而大軍若無聞焉故兵力屢挫形勢日張天下卒定于漢項羽欲以一夫之力與天下搏戰又不明形勢越梁宋而爭成舉雖有勝敵之時常懷內顧之憂牽制于河南而坐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吳王濞初起其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成功欲別將支軍循江而上收淮南長沙以入武關吳太子曰以反爲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己可謂長慮矣然如此

長慮不用諸未反之前而用諸既反之後不思所爲之事原非萬全之策又何必長慮及此祇見其愚未見其慎也李陵請于武帝願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正與祿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勝算是以從之不疑然祿伯之謀差勝坐待其困爾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將軍之計以爲步兵利險阻吳楚之師宜棄去所過城邑疾走據險以遏漢人車騎之勢此策亦非必勝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劇賊也使當日果出此計驟至雒陽成舉則周亞夫堅壁昌邑之計不可用矣疾據敖倉以食其粟則亞夫計絕饒道不可用矣吳

王不聽二人之策是以必敗所以光武別遣鄧禹入關而身當銅馬青犢別遣耿弇下齊而身當劉永鄧奉爲合乎用兵之法也羣賊屯結氣銳不宜速戰俟其食盡氣餒有將走之勢而後乘之光武擊銅馬用此法也本營偶有叛將此出一時憤激非宿謀也開招降之降誘之其下必縛之以獻以求自新光武策黃防必執馮愔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貪小城之利大敵未破不宜貪小敵之利小城小敵成功頗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殘卒必逸入大隊助之守禦助之來攻是以既耗之力當彼全盛非完計也先破大者則小者必無固志可不勞而服光武得漁

陽突騎不攻邯鄲而東圍鉅鹿幾于失策聞耿純之言而悟爲得法也盜賊羣居不能久而無變不宜輕與搦戰就彼不爭之地而託處焉以觀其敝有隙然後乘之鄧禹知赤眉必亂休兵郿邑就糧養士爲得法也敵有必敗之勢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時也戰則恐其致死降則聞命必從赤眉之東鄧禹徼戰而敗馮異欲以恩信降之爲得法也行軍非有定謀不宜分屯分屯則彼此不能相救一營旣破兩營皆敗吳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厥後朱浮鄧隆敗于彭寵吳漢劉尙敗于廣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倚角之勢主人所以應敵故曹操圍呂布其將陳宮欲別營于

外而布不從故敗論者以官謀爲得法也敵據堅城不可仰攻用力雖倍而功難成誘之使野戰彼失所恃我得致力盡銳一決可以成功耿弇誘費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獲全勝爲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賊屯結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故廣明之亂失于受降使爲寇之人利則進戰敗則屈伏稍縱緩之又復跳梁如故朱雋不受宛賊之降決策撲討爲得法也入蜀有二道從巴郡至廣漢爲一道從都江至武陽爲一道所云內水外水者也涪江近而都江遠近者備嚴遠者備疏故岑彭已至墊江復還江州而從武陽以上公孫述驚以爲神厥後劉裕伐蜀亦從

外水爲得法也兩軍相當必用詐謀取勝此儒者之書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魚論戰左氏載之其意欲後世知之以參決兵事鄭箴膏肓亦責襄公不用子魚之計軍敗身殲不足服鄰國定遠疆孔安國詩疏亦載太公兵鈐有審其權謀出無常道之語爲得法也

廟算

天下旣已治安生民離乎湯火而聽將帥之言用兵不休以誅不服人主不親履行陣察功賞之實將帥席疆大之威狙高顯之爵亦不能深思長計奮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時用兵適足費財費士而

已其傷痍破敗者勿論雖或克捷而元氣大喪亦非朝廷之福故嚴安書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長策也蓋兵連于外則將帥權重高爵隆賞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財竭死生不卒盜賊羣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長策也此時之計惟當用顯比三驅之理以文告諭之彼必來降恐後不勞餘力最不可用新進文儒之說其趨險犯難不顧民命更有甚于將帥者蓋將帥受命猶當親冒矢石彼文儒者則坐談而已折衝禦難責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從嚴助而兵連禍結三十餘年光武拒臧宮馬武而海內晏安至于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是其

前轍也自古窮寇受降壯心已屈必無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義不明喜其來而隆其禮既伏其驕蹇之心事定之後又不能推誠相待事事曲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忌免死之恩銜恐懼之怨蹈前愆就後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擁大眾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盆子將百萬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足矣乃知爾時所以處降寇者幸用此法蓋逆折其氣于未降之前然後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盡而不再萌如盆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獨喜其來降是以百萬之眾旦夕解散也

措餉之法蕭何最善計戶口轉漕不按舊籍求也蓋亂世之籍多不可據若按此而求逃亾既多抑配生焉覆校或疏侵盜熾焉虐民蠹財誤軍失機兼受其敝故曰當以蕭何爲法也行師之道無取于必進故易有左次之文傳有知難之義蓋全師以退猶勝與尸而歸也行師之際亦有當用小人者事定之後但報以爵賞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則亂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師于外而奪其位者竊發于中宜後世閩外重任專以彌縫讒間爲務運籌選將皆餘力營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說詩據張仲孝友一語以爲大將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賢人在焉不獨左

右道地實則講論道義以爲任人之本此有感後世閩外而特爲此論也總之進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用兵漢武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中兵端發自王恢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信矣禮信

興兵誓眾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于以見理之無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爲也故春秋征伐有義之者有大之者有美之者有進之者應天順人弔民伐罪則必義之義者經常之所重也尊上攘惡救災恤乏信著于天下則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刻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聲罪致討得其

服義而止不土其地不掠其人師已勝矣城已克矣垂囊而入數軍實而出市廛不驚不爲人患與人同事讓以自替不攘其功不利其實知進知退不忍戕殺其民雖見侵犯不窮追遠討雖不能寢其役但閱其歲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關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亟與之不計其前愆不責以後效是謂進之進之者謂其可與行義也結言而退不設盟誓者謂之大信鄰國有難喪其土地人民遷徙閒關資給器用皆撰具而保護之師無私焉謂之有禮邊竟之上亭障甚設寓望必嚴來則有備進則有獲使人民不喪疆圉不蹙

謂之善禦寇戰勝之後長于經畫使已成之功不自墮壞敵人畏之復可當一師之捷謂之善師者不陳守險以道勝于金湯克敵以義優于堅利謂之善陣者不戰其或無禮于人而責其不服報忿憾而過當赴人之急而解緩其行老師費財遷延虛次耿介自用不納忠直之諫因人之力而自爲功懷利國之心而託定亂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不予者謂其爲失正也輕小敵而不設備使大敗于小尊敗于卑爲謀不審釁尤已構鋒刃旣交乃行區區之仁崇小信避小嫌以自取傷敗身爲賢辟天下所觀望鄰國有亂不教戒易置而貪取并吞朝有愷歌之奏野有哭泣之

聲雖畫宮而弔求死事之孤而重賞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諱之諱之者諱其傷痛也無故而蒐軍實兵氣之動也以娛耳目悅嬖寵爲尤甚焉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所以秉綱撮要先儒謂啟征甘扈非至德之舉也內虛國本以搏外寇逞一朝之忿結累世之怨長驅鄰境而不假道視地主若無人久戍不解使吏士放縱內地疲苦盜賊不戒而日繁舉動輕躁尊卑無禮思慮不密待敵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義雖無害而有危道也結怨深禍報償無已務勝不休利心數動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幾危間人父子兄弟君臣使

相賊殺背德棄信乘賢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創而再創焉越境背殯邀于險道而盡殮之如是者惡之惡之者謂其大爲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黨與翼篡弒以伐有道貪貨賂而成禍亂與人相約不崇禮讓而相引爲不仁開道異族使爲害于骨肉疆梁之臣貪出師以作威攬兵權以抗孱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歸惡于上如是者誅之誅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討其罪也以行義出師而受賂中止陷阱設伏縱火決水以邀一切取勝而無辜之民靡所逃詐諛譎詭彼此相報而不知止有土之君而逃義棄正爲匹夫之行罪著于上

討顯于下多行不義見棄于時會而被執盟而齒下
內治不修兵將不力聞鄰警而震動雖曰能戒亦可
醜也如是者賤之謂其辱及宗祖恥及臣民也守社
稷不死而逃遁佚獲自免隆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
爲寇盜若魚爛然從內而發雖不見伐而有必亾之
道貪賂賣鄰自取執縛借力不義之人以弑其故君
戮其宗臣如是者絕之絕之者雖有國如喪焉雖幸
生如死焉雖王者起敦興滅繼絕之義亦不及焉若
此之類非直警悟前人所以開示後人也夫行軍之
法出則少壯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卑幼在後復尊卑
也軍敗則有力者居後禦患難也是以晉侯觀師少

長有禮知其可用非搏戰之謂也率子弟攻父母荀
子以爲勝敵之術孟子以爲行仁之勸言同而指異
陽處父伐楚救江猶孫臏伐魏救趙而公羊惡其不
信以此見後世用兵之將所謂神妙不測者皆聖人
所謂行詐而已矣故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刑辟

物以秋成秋則生意斂藏秋而不斂藏者災異也人
以刑肅刑則惡機杜絕刑而不絕惡者亂人也然秋
未有不肅殺者秋而不肅天時不正也刑未有不懲
戒者刑而不懲綱紀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聖
之治人普愛無私然天有災異之降聖有刑辟之威

天之災異因失道而垂象聖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
天心仁愛雖肅殺之時長養之萌在中君德仁愛卽
施刑之頃鞠育之念在中天與人通聖人又與天通
故斷獄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識情死者不抱恨入地
生者不銜怨受責治外亂宜恕治內亂宜嚴不恕則
遠人無以自明不嚴則近臣日竊其柄皆以愛民非
以殘民也禽獸在野豈不知避網羅至于驚走則誤
入甚多君子處此每爲寒心故曰紛驚逢羅潛然出
涕民以驚惶罹罪者不少非盡有意犯也且刑罰之
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
入不安卽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時法律未定爾時之

君極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頭築防叩人之鼻以
血鬻社其惡如此子產鑄刑書荀寅賦鼓鐵蓋恨末
世有司鬻貨舞文故取上世所稱善者著諸金石使
人奉行不可謂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門民
情不能無三等善長者奉文而守法頑梗者叛文而
勸法奸僞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
治者有二也制法以範之勒器以徵之桀黠之民知
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議
事之制反爲法令所奪而民不畏且先事之禁必不
盡括所犯民又緣此以逃遁上亦無以執之故叔向
仲尼皆以爲不可也漢魏以來制爲比例夫法旣不

平則比例卽以藏奸元人條格可鑒也古稱漢法最簡漢刑最清豈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焉者乎子產之爲政也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鄭人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魯大夫臧孫爲政主于嚴猛其病也人皆賀其死其愈也人皆懼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尙寬仁惟商韓之書導以嚴酷由此觀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陰慘刻深彼此皆懼其禍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爲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擇良士爲之若非其人則囹獄矣畏勢矣又必耳目無壅蔽一有壅蔽則偏聽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

法果決不果決則礙于迴惑失于轉徙病于煩擾矣其最要者不獨爲國守法亦當自範于法凜然如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矜其容而後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諸彼也當得可施之理卽在吾身然後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無過而後可禁人過也以此爲名以此爲言當令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後以此名此言責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卽不可責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則善果在身而人之從善亦可以此身督之若物有權衡規矩而眾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則暴戾恣睢與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貨財上行則

天下無公是奸邪臨下則舉世無完行雖有銀山金
穴之贓不聞于上則無從罪之雖果桃菜茹之饋既
挂彈章則無從白之而奏與不奏又不係事之輕重
而係怒之深淺怒與不怒又不視人之賢奸而視賄
之贏縮故盜跖肝人之肉有以悅上卽得志宦途廉
士兢兢自持無以悅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
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滋多而苛察部民漢和帝詔
書所云貨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鉗之
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禍成于喜怒古今皆然也況輦
轂之下仕而歸者重車盈道路貨財溢里閭市廛滿
都門泉刀流郡國吏議莫之及也遠方下邑聞風而

爭起矣尙爲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賄及將盜
倉庫定爲重辟並坐言官不舉之罪可謂嚴矣然未
知此兩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兩案者皆有
貨財以開解免之門禁之彌嚴鬻之彌奢取之彌多
案之彌不可勝徒以救火揚沸取具一時而無終朝
之計豈能有所感化乎所以脅持細民無敢訴冤固
結上官互相壓迫其始原于兩造漸至盜賊公行壓
迫彌甚且先誅求被盜之家以杜其口其憂豈不大
乎善爲治者當厲廉恥以維持法度廉恥之心生則
貪心自息廉恥之風盛則貪風自戢雖網漏吞舟而
培植甚多禁禦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爭心者不但

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日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義禮信革民非心此後世所不講也元人不重廉恥而威以刑辟法雖嚴于外心彌熾于內宜其懸諸象魏犯者彌眾卽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無可解免先取足于無患之時而舉世無不貪之人則刑辟爲之毆矣

徵義

刑法非一代之事參數代觀之或異或同皆可以徵義學者能明其義則可以善後世之事矣戮國君之弟之僕事不可行矣然雖不能行而不謂無其理故窮理者宜知之若但以爲過人之行聊一激賞而稱

四百四十七字

道之視古人反淺于己亦無大益踵而行之且恐有誤張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蓋得魏絳之理措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爲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勢也文帝已廢肉刑至武帝時何緣復有腐刑之律若司馬遷張賀皆賢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許廣漢傳少時爲郎以扈從之勢盜取他郎之鞍吏劾從行爲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募之爲言或因文帝所廢子孫不敢輒復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爲名若應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樂于割肌膚也然別立科條曲爲義例以斷人肢體何如直禁之爲愈

乎故自漢以後不復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獄詞事班氏不載褚先生載諸史記別簡蓋中道而焚獄詞事不可訓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異詫而書之此正史與野史之別也通鑑復存之者謂田叔歸獄勝詭得公羊許季子之義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爲議親之則亦非謂焚詞之可訓也經術之士宜慎取之權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誅之至有假陰陽鬼神之說搖動主聽者梁邱據請誅祝史衛裔款請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藝術之士恐其挾無稽之談亂刑賞之大政先事無從詰其謬事後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夫爲股肱士民

爲肌膚故春秋之義大夫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也以爲臆巢毀卵則鳳不翔刳胎焚天則麟不至故有流放之典以處罪戾所以尊賢者之類也臣之見放者三年待于竟上蓋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誅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當存其理者也

中外

治天下者雖曰王者無外必取皇極居中故邦畿未寧勿問九服中國雖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過五千岐邠江淮之間仍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憂區宇之狹也後世之君

務在廣地闢境然地愈廣而威恩不制者始多境彌遠而風教失宜者亦眾一庭之外君門遠于萬里萬里之遠明聰阻于鄙豐適足釀成禍亂無益聲靈也且以中外大勢言之自秦以前中國眾建諸侯戎狄亦各有君長不相統攝秦皇以天下爲一姓而冒頓亦統一諸胡天地氣運至此一變此後遂爲敵國而相吞勢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當北之于南亦然若尙如三代時別散分離焉能抗衡者于此見天心仁愛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蕭望之儒者論及軍旅之事自然以安靜爲上策故其議匈奴一對引士匈不伐喪爲義欲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厥

後揚雄諫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孫樵所言邊事其論將帥卽漢人州郡可任之說其論士卒卽漢人邊縣制敵之說大率邊事之論居多其要領不外此二說也田錫云率義動之眾徇無益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務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大率邊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數言也若夫致金繒之奉是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族類而居塞內是謂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階結兄弟而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借兵力以平亂而華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恥皆中國之羞也禦之之法使治安形于內則

侮亂銷於外是以來則禦之去則釋之非我故物則棄之得推亾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中國之長計也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民黷武而窮征討之威衰亂而致啟疆之漸疆弱雖殊其爲失策一也然而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勢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他指畫多端人人有犁庭之略者皆縉紳之儒也是以廟算雖紛終歸于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責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備無一事可紀也明代邊防無臣服之事無和親之事亦無歲幣之事然而最可痛者邊隙一啟奸相奸璫輒

欲居爲奇功鬻爲奇貨將以賄得督以私授報功行賞皆不以實且也宋人空言之舊病錮而不開唐室監軍之覆轍因而不改威靈之捷附驥尾而書勲麓川之功施薦蘿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有何事可勒銘乎雖中樞職在封疆反爲所掣方略任遣總非己意若守正不撓則開邊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貶皆不可測直待大奸事敗之後昔之受貶受誅者或復其官或卹其冑而邊事之陵夷則不及救非一二歲之憂矣此又一代膏肓之疾也

要荒一

要荒之道直北不可力爭也當以和好爲上策其餘

三方爲害有時勿聽邊吏邀功生事則久安無患誰能開之夫冒頓統一諸胡而彊呼韓邪分五單于而弱此疆弱之往事古今所共覩已然亦有可疑者光武用耿國之策立日逐爲南部而北部求和帝初不受蓋受一不受二所以示信也如兼受之則兩單于之心皆不固矣迨其再請則亦受之以爲既不絕北又可以安南部之心受之而平兩家之憾愈于不受而敦一家之信也光武處此極爲得法故邊境獲數十年之安其後子孫因之不離此指南之不能兼北猶北之不能勝南固兩部之情皆倚中國以爲重明太祖既啟元人于境外彼中一世之後卽與瓦剌分

爲二種互相仇殺此亦南北並峙之勢然以成祖雄武徒勞兵力卽宣宗之世內治修明亦不能得其要領而使阿魯台之眾爲脫歡所并二庭合一以成也先極重之勢較之兩漢萬不及一是誰之過歟蓋光武心存仁愛視異域之人皆吾赤子觀其抑臧宮馬武之請諸將不復言兵辭西域質子之書東西南北自在是以仁聲遠播徧滿遐方近者旣獲安居遠者亦興嚮慕匍伏款塞而無二心明之二祖欲盡其種類而鯨鯢之是以彼中君臣上下莫不畏懼瞋目切齒以圖南牧雖頗示仁恩閒出賞賜皆知其不由至誠而仇機毒矢無日不竊擬境外宜乎不能得其要

領也誠因兩家貢馬之始用招徠之法示以大度推以兼愛不貪人畜之利不快奮擊之威未必不可德禮相懷如光武事也加以明代之弊任將出師牽制多而文網密將無專閫之威兵無死伍之義此呼而彼不應前擊而後瓦解雖有衛霍之才不能盡用所長雖有狼曠之勇不能一夫深入惟當結納中官彌縫言路始克免患而僥功否則輦金積帛以奉權貴速圖內遷而離危地任勞任患又復委諸他人棄險要而不守委膏腴以資寇外爲異域所窺內爲奸邪所玩句致嚮導相輔爲害來則得志去復譸張借朝貢之名恣侮慢之意煩費無涯中詞不禁賜予靡虧

寇盜依然漏師多端邊關虛設而不可救矣于此時而稱和好之利豈非不洽時務非所宜言乎

要荒

西夷有二種有西域諸國有西羌諸族羌近隴西頗能爲害然其竊發皆由邊將失于綏禦皇甫規所云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者也若嚴敕邊將可以無患然則制馭之法惟趙充國得之段熲雖有大威不足法也蓋羌人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其勢不一有時入寇必先解仇合約是以中國得而制之其勝算惟設計以散其黨招徠小種使大種之勢稍孤鋤芟大種使小種之心益畏舍此更無長策

也蓋種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與畏大國之威同至其私心則以爲遠附天子不過責其職貢時或調發且得閒邀賞賜不若近附大族有時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撫循之未有不從命者若大種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習視天子且不甚畏懼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卽不能不結小種以張其勢然不免威劫行之猶恐臨危相畔也常思以恩結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匐救之適中其施德之計小族旣受大德而又歸怨天子依附愈堅而不可招徠矣幸武賢守土之官與進勦之將議論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賢之意以爲小種屨

弱易于取勝一戰而勝旣要爵賞于朝又私鹵獲于外計無便于此者所以極言罕开當擊其實損威失刑而驅小種入大種使羌勢益盛羌黨益堅則蔽而不言幸充國力爭宣帝轉環魏相折衷不然幾爲所誤而羌事必壞且貽隴右之憂矣蓋用兵之道不可憚勞畏堅蓄力以擊其難克者則兵力不耗一戰旣勝餘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諸脆弱而堅疆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態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袒庶不誤國事也至于屯田之計所難決者初罷兵時羌人竊發而不可禁充國度羌人于漢非有積怨深怒不過爲

奸人所誅微幸思逞一戰不勝其氣已奪但以重兵
在邇不得不爲應敵之計此時而罷騎兵使知朝廷
原無窮討之心安得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見削
弱又間謀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爲說以攻其倔彊
之心而生其恐懼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動也先零
旣不動而騎兵不罷兵雜聚處閔隙易生將士不協
卒伍相校坐食無事私出掠取皆足以敗成謀必兵
罷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諸羌無以致先零非
罷兵無以安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轂之臣多以
避嫌畏咎失事機之會又以計畫未悉有疏略之愆
雖其迹未嘗債一身之事而事勢實大貽國家之憂

然後知充國得計而羌禍遂弭也東京之時羌如故
也其患幾與一代相終始失于閩外無成謀廟算無
長策而宰相亦營私自便三者參會故邊境不靜小
醜日熾也

要荒 三

吐番亦羌種也其師無饋餉以鹵獲爲資然自秦漢
以來未爲邊害唐室失馭而有天非川之敗其勢遂
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適任患又玄宗約和
之後樹碑赤領矣邊將乃矯詔襲取大獲其利遂致
隴右盡喪平涼劫盟青海西入乘輿東奔豈非極重
之勢必不可反至于大壞而後息乎自長慶以後唐

與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蕃落自爲君長常倚中國爲重秦蜀二邊往往族居內屬者爲熟戶餘爲生戶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屬國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猶然爾宋太宗時吐蕃弱矣猶下詔曰念其種類繁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論蓋異域小族撫以甘言鮮不慕義向化可歎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爲己有故漢有二羌之憂以馴至于唐終有吐蕃之禍也若西域諸國形勢分而兵力弱非中國敵也漢由渾邪降而得敦煌以內故郡縣直接玉關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護可治烏壘然而郭舜請辭康居杜

欽論絕屬賓皆以爲無益之事班史亦云天地界絕自爲一區種類眾多不能統一雖屬匈奴不能爲中國害雖屬中國亦不克制匈奴所謂斷其右臂幕南無王庭之語皆非實錄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一切還其侍子報書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後代傳誦此語以爲盛德其後班超以此立功雖云不費中國物力而袁宏之論亦謂超非急務也明時哈密之舉乃成祖好大喜功畱此釁端宏治閒大費經營正德嘉靖兩朝邊境之爭猶小朝廷之爭更大最可笑者邊境之事闌入議禮諸臣

攘臂其閒國是之亂至此極矣折衷之論盡于秦中老人之言其說曰我義未直兵則何威彼求方熾予則何恩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虜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蓋云棄之無損于中國也爾時諸公近舍朔方遠爭哈密不亦誣上而罔下乎

要荒

四

箕子施八條之約以化東夷故柔謹之風異于三方自衛滿以中土人雜擾其閒時有叛逆之事然終不能爲大害漢之立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麗已遠未霑箕子之化而又爲海外最大之國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固然然亦無意中國有時爲害者

四百四十八字

中國之人誘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張二僞旣平餘黨未誅者悉亡命入海糾日本人入寇以故爾時倭患最多雖信國備海築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蜚戶島人漁丁賈豎盡籍爲兵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而方張餘黨亦老且死沿海諸郡稍得休息然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番人亦習海口道里遠近曲折解構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許其貢市限以貢期約以人數凡貢不如期人船逾數卻而不受或私挾兵器者卽以寇論然而夷人得我郵符方物戎器滿載而來給官兵以入貢卽不如期守臣不敢詰苟幸無事爲請俯順夷情主客之司亦畫可條奏但

云後不爲例其實後此再至亦復如是不敢卻不敢詰也雖朝廷以爲無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殺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時有市舶中官顛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閒授以兵器縱其相殺戕我備倭將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禍起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不知所當罷者乃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國數世亦如東之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使歸于上減戍守之費以寬民力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無嚮導之憂自市舶罷而諸弊悉出諸法盡壞外交內訶幾無寧日海舶一至奸商闖入其貨不冑與直夷人無如

之何不得已而投貴官之家久之貴官亦不償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爲盜貴官利其亟去輒爲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討盜實毆之也及兵將出又漏言番人且爲好語啗之以沒前貨而市後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貴官而思掠其貲相與盤踞海岸徘徊觀望內之凶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職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庫縱囚無不滿志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師命將用舍非人賞罰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貪敗衄者率皆漏網是以兵出無功禍久不解數郡蕭條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飽肉揚帆而去叫呼嘯聚者十有八九皆中土奸人雖時復勦撫莫

能殄絕晚年海濱稍靖而中州沸擾矣

要荒五

南方之夷連涉荆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地險又可容其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機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此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時亦有郡縣其地者至漢興而道閉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後往往用兵雖時有勝敗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隸乎象胥亦且歸於職方以其勢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滅之適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蠻類雖人宜鳥獸畜

四百六十四字

之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駭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窮討則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勝算也禦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當其無事宜佚蕩簡易寬小過持大綱正其疆域不使鄰境相爭陳其宗庶不使襲替相訟別其區宇不敢疆弱相兼而又免其錢穀之輸寬其方物之獻或有蝨訐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謀之大略也漢武開拓三方皆非弔伐之師總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爲無罪且因淫夫以蠱他國之母更爲中華羞唐宋之君必恥而弗爲也考其歲月乃在衛霍

絕幕馬死大半之後勢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螯律以懷遠之道豈不悖哉又東越之王初保泉山後徙居大澤中去險阻而家平地于漢何罪而朱買臣襲取以爲功此又不與負固而抗衡上國者比也故先儒之論漢置安邊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皆貽譏後世非盛德之事善撫四夷者亦靜之而已矣魏徵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論也

通好

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覩也但講和旣久不能無反覆要其歸宿終以

此策爲便文帝爲趙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號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駕馭之術皆無如此者其後祖述與石勒通好不聞于朝自以己意專行于外于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寧以邊事論則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爲大罪不能如韓昌張猛猶得見賞于其君而不毀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爲邊臣不敢自專必歸其責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于公卿侍從眾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

若得祖述在邊使和議不發于南而發于北則盡善之舉也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給于外勞費于內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卽申敕邊臣防其詐僞戒嚴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情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寢僥倖之謀爲得法也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于挹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蕭望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從羈縻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于事後鵲突下駁議也荀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云漢之所行爲得權時之

宜未嘗全以爲非宋人有感當時之事故爲尊大中國之說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昊入覲諒祚詣闕持廟算者果用荀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爲成法爾時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卽韓范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匈奴爲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內卽以亾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況慕義向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邾儀父來盟因其接我而褒之荆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柰何違經義戾事宜以慕義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爭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

乎其不講于篤論也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寧復倍黃龍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壽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于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卽以此屬當之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人主愛女往遺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禦

邊境有必爭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朵顏三

四百四十六字

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國必爭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備更回紇吐蕃之亂朔方常爲中國所有明自英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輟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險遮千里之衝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澤顧在彼中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一失也大寧之地明太祖以寧王鎮之其重可知靖難之初首劫寧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而迤北南牧常徂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閒此又一失也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

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棄雁門外五百里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明時兩地並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者更難爲也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或王旅纔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又且眾論不齊任議舛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糴邊糧所需旣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于有司奉行僅供十二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渾邪

四百六十六字

王眾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實之蓋處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貧民于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未嘗以遠人居內地亦未嘗以吾民寘遐荒也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內地欲以旦夕拘錄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旣久萌芽輒生辛有伊川之歎復見于後世范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內地旣有五胡之覆轍欲并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卽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故魏徵直請驅諸漠北顏師古李百藥咸欲居之遠方分

其部落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以突厥宿衛致結社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徵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紜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砦自保如有寇盜許以擊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其他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謹之于始約束明而號令肅使互市之中折衝之計已寓則制勝之道也

雜事

以夷攻夷雖曰中國之利然兵事甚變亦未知利害所歸爲中國計不可見利輒動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終也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詰責之使萬一拒命豈不損威卽飾詞應命而我無術以制之亦爲所侮閉關謝絕爲好言慰之是長策也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鈔掠所得歸功中國以邀賞賜此夷人巧計分怨仇于中國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當兩國皆怨邊境無寧日矣離閒君臣非禮義之事不可以示遠人宋人欲離閒元昊三大將以分弱其勢仁宗不之行也觀王莽分北邊爲十五單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說焉足用乎通好之後受其朝貢卽不宜納其凶叛谷

永伊邪莫邪之議謀畧之善耳若周世宗諭江南修
守備在經則顯比之義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
也邊境之上雖云空地不可輕以假人其在人者亦
不可見利取之漢時河西一鎮半入夷中所以隔絕
羌人之路義渠安國爲羌人請田湟水朝廷雖未許
羌人竟緣此言抵冒渡湟郡縣不能禁卒有先零之
叛此空地不謹而生釁也王根向單于求溫偶駱王
之地貪奇林竹箭鷺羽而示不義于鄰國至于見拒
乃罷使臣以謝過朝廷之恥孰大焉此不講王者無
求之義而取辱也東晉之時武昌北岸有郟城或勸
陶侃分兵鎮之侃曰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

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民不堪命必引敵入寇乃
致禍之由也後庾亮戍之果敗此貪慕境外而卒不
能有之已事也故冒頓不棄甌脫武帝不有輪臺皆
邊事可鑑者夷人入貢道里遠近祖宗皆有微意不
可易迂迴而從直捷恐習熟之後或啟戎心至于已
閉之道不可輕開未闢之險不宜鏟削一開之後未
知利害所鍾也夷人之性主于趨利利之所在有弭
耳而伏者有張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屬望以道
義卽其張吻亦可劫脅以制其怒心最不可受其欺
謾以朝貢相縻而道路不敢詰其剽掠邊圉不敢禦
其寇盜皆謀國之大失也

讀書說卷四下終

道光十有六年九世孫玉章手鈔第四次訂本

陶炯照校字

張華蓮覆校

丁兆松覆校

讀書說附錄

年譜

按公諱承諾字君信號東柯村居時號固齋又曰隱磯漁人晚年辭官歸復號石莊恆自稱石莊老人世為景陵人

曾祖諱岫字伯崖鄉飲大賓

祖諱賀字廷慶累誥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父諱早字遲卿萬曆己卯副車除歸州訓陞廣西太平府養利州學正誥贈如廷慶公

嗣父諱永定字安卿補諸生邑侯以大賓禮致之

不就

明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時公生于石門

太夫人張出也遲卿公初娶萬夫人生二子長諱承詔字君麻由萬曆甲辰會魁累官至南岡伯次諱承誥字君鸞崇禎庚午明經繼娶張太夫人生君訪公諱承詔為諸生復生公遲卿公命名曰承誥答客詩曰伊余初生日兄方令峽川先君謂此子遲暮幸有焉大兒遠庭闈寘此侍林泉咳命承唯諾不復顧軒軒

二百零三字

四十二年甲寅公八歲作爆竹賦是年 遲卿公卒

自述七十歌曰一十時甫及童齒雁偏孤慈親辛苦最憐渠私賦弄物惡浮虛長兄驚喜日家駒素繪韜髮色瞿瞿晨出暮歸授塾書少遭閔凶憾哺烏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有四歲補諸生

天啟元年辛酉公十有五歲 遲卿公崇祀歸州名宦

二年壬戌公十有六歲

三年癸亥公十有七歲孺人吳氏歸

四年甲子公十有八歲 安卿公卒出繼

君麻公在蜀上太夫人張氏書曰兒少鈍艱于疆記而好爲沈湛之思以自異然識力尙逡巡不能決者先大夫庭訓之外每得吾叔片言而決之于是引伸觸類機緘漸啟其後捷南宮叨列第五吏治蒸蒸屢稱卓異皆吾叔力也今吾叔以無嗣而終天必不使其高才盛德斬而無報四弟岐嶷可使繼吾叔之後云云太夫人許之

五年乙丑公十有九歲

六年丙寅公二十歲食餼讀史西塔寺

三百二十字

自述七十歌曰二十時青青矜佩食廩餼良師勝友稱品類明經之業疆人意甘一史書供游藝隱囊棋褥無睨視黃鍾瓦甌知何器來日苦多畏墮棄

七年丁卯公二十有一歲感勞疾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有二歲

二年己巳公二十有三歲 遲卿公崇祀鄉賢

三年庚午公二十有四歲

四年辛未公二十有五歲 君麻公卒在病中

五年壬申公二十有六歲 太夫人張氏卒在病

中

六年癸酉公二十有七歲 君訪公卒在病中

七年甲戌公二十有八歲同吳公驥選古文春汲

成三宜錄成撰西塔僧新置塔院記

八年乙亥公二十有九歲

九年丙子公三十歲鄉薦子襄生 君麻公崇祀

鄉賢

自述七十歌曰三十時十年之內事紛多一病

五載駒隙過慈母兩兄逝如何病已旋聞鳴鹿

歌上策不收返舊過卻顧初服美婆娑遊梁雖

好柰蹉跎

十年丁丑公三十有一歲公車不第從白下歸撰

三百一十八字

余君誌銘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有二歲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有三歲有瘞流棺事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有四歲公車不第從襄陽歸

嗣母劉氏卒

楚俗歿于他所者家不入柩以為不祥故宅稍

隘殯斂畢迎柩新居成服受弔悉本土禮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有五歲葬 嗣母劉氏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有六歲服闋入都

賊擾中州公車由白門北上賊阻燕齊乃留白

明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有七歲自白門歸避地三臺湖始爲詩

公車之期既誤聞李寇蹂躪襄郢從白門覓舟還楚至安慶撫軍張公亮有舊與書論賊勢甚悉張甚善之值荆襄既陷大帥潰走九江江寧戒嚴大江不可行閒道往新安至江右復從袁州踰嶺至萍鄉又由湘潭至長沙過湖至岳陽渡江歸遇吳孺人攜子女避地蒿臺乃遷辟于三臺湖

國朝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有八歲復避于澄湖西灣

三百一十七字

時賊尙盤踞縣城左帥良玉屯重兵武昌以荆西觀察章公曠爲前驅用東鄉兵與土兵萬餘人由竟陵進取以圖郡城敗績

二年乙酉公三十有九歲在澄湖

三年丙戌公四十歲賊潰移家蒿臺

自述七十歌曰四十時賊騎填郭掠四圻三載將家避湖磯天步改玉尤堪歛城郭如故室廬非舉目新亭風景違身是還鄉丁令威妻孥無恙共朝飢

四年丁亥公四十有一歲在蒿臺長女適于謝

五年戊子公四十有三歲移居西山

六年己丑公四十有三歲卜居七里河觀察周公
荃以荒城吟索和欲置幕弗往

七年庚寅公四十有四歲遊河遇黃公文且得青
玉軒詩敘作元闢傳

八年辛卯公四十有五歲子褰補諸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有六歲青玉軒詩刻成南牕日
知錄成君鸞公卒

十年癸巳公四十有七歲子褰娶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有八歲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有九歲部銓縣職感微疾

答客詩曰蚤歲罹偏孤先慈勛遺編中年厠鄉

三百四十字

舉慈幃先棄捐畫荻違茶蓼負薪失仔肩曲木

誰縻拮糞壤莫陶甄至今二十載所如竟惘然

十三年丙辰公五十歲撰張太夫人行述書嚴

先生祠堂記後

自述七十歌曰五十時齒纔及艾頭先皓遽氏

知非苦不蚤黑裘再敝青門道歸向東臯借魚

鳥野徑塵坳風自掃亟作畫牛眠烟草年過半

百山中好

十四年丁酉公五十有一歲季女適于劉

初猶涉獵二氏之書自是皆屏去不復寓目自

題草堂歌云比來讀易無思慮益信卧疴多暇

豫下簾不著老氏書焚香那誦迦維語

十五年戊戌公五十有二歲水圯村居還家治城南端

除夜詩曰四壁風霜氣百齡冰雪文寒城同守歲疊鼓正多聞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有三歲營城居構菊佳軒撰竟陵水患論與陳廣文書記家乘後

始營城居詩曰南端抗列雉陰街韞百室雖非羅舍宅詠言自茲日教子下里門匪直崖栖吉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有四歲撰萬子頤莊序十八年辛丑五十有五歲撰黌宮頌

三百四十八字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有六歲

二年癸卯公五十有七歲菊佳軒詩刻成撰峽寇論熊婺源逸事

三年甲辰公五十有八歲與黃慈雲書

四年乙巳公五十有九歲撰賦役平圖頌與吳氏兄弟書

五年丙午公六十歲檄徵入都

十一月倣裝稍畱安陸十二月由襄樊過南陽鷓路自茅津渡河歷虞畎澮歲暮抵平陽

自述七十歌曰六十時選曹檄召詣臺門自陳濛汜日將昏目飛蠓蠖心胚渾蒙恩縱遣歸田

園冥飛燐集樂邱樊老人高卧起暖暄玄牝聿
求天地根

六年丁未公六十有一歲告歸刻檄遊草

正月在平陽二月由平陽至趙城三月抵京師
自初告至得準審視往復者凡五次呈嚴侍郎
正矩詩云垂老只思還舊業暮年所急匪輕肥
恐不得遂其志也

七年戊申公六十有二歲構石莊于西村

初志已遂宿痾稍閒構是以爲閒遊處

八年己酉公六十有三歲潛邑王明府又且遣使
存問與吳司成書

四百一十七字

九年庚戌公六十有四歲往潛邑報王明府幣交
十年辛亥公六十有五歲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有六歲子寢選貢入雍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有七歲撰二史不爲王通立
傳論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有八歲撰王沱潛奏績敘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有九歲失足傷面

十五年丙辰公七十歲菊佳軒詩二刻成

自述七十歌曰七十時十年抱膝兼伏腕著書
言滿三十萬覆瓿是甘祈無溷罷卷猶然關兩
槌觀物則兮昧道論此中無欲亦無悶不慕青

精餐白飯

十六年丁巳公七十有一歲頤志堂詩刻成

自甲寅至是詩不分體以年爲次按集可攷

十七年戊午公七十有二歲撰戴小宋詩序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有三歲繹志成讀書說成自

丁未至是凡十有二年脫稿五次乃爲訂本述

情詩曰經始協洽歲幾度春王日攝提一星周

牆壁著楮墨文成三十萬離立分兩集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有四歲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有五歲六月十三日卒

三月舊病偶作精神微覺有異然起居飲食如

常客有至中堂者時與對坐未嘗伏枕五月疾
勢漸增呼吸稍急手書遺子褒曰一緩葬二葬
勿侈用三不合葬四計去俗稱自題銘旌云清
辭官歸隱著書明道石莊胡承諾柩所遺導孫
者皆筆硯文事之用無玩器無長物六月屏棄
醫藥有勸之者答曰吾之五臟將與醫者嘗巧
乎十三日昧爽令子褒書石莊別墅于木主燭
下手而觀之曰吾神魄將栖宿于此旋指身曰
不附此肉矣神氣閒定言詞安雅毫無憤容臨
暮令具湯浴拭體皆周自立正坐以整衣冠旣
命遷于地敕家人衣白哭猶召人人而領之夜

過半儼然而逝顏色如生十二月十三日葬石

莊

二十一年壬戌孺人吳氏卒

二十四年乙丑子袞續刻頤志堂詩成

三十年辛未公崇祀鄉賢

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通國狀請至是督臣

丁思孔撫臣吳璵疏入

俞允

陶炯照校字

張華蓮覆校

丁兆松覆校

